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三

宋陳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三十九

起廣德元年七月盡永泰元年十月凡二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上之下

○發廣德元年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

以楚州所賦十三寶爲上登極之符應也

壬子赦天下改元

方改元廣德

常赦所不原者咸

赦之免民逋負戶三丁免一丁庸調給復河北三年回紇行營所

經免今歲租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

爲頡咄登蜜施合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爲娑墨光親麗

華毗伽可敦

頡咄華言社稷後川登施蜜華言到竟合俱錄華言婁羅婁墨華言得憐毗伽華言足意智

左右

殺以下皆加封賞

戊辰揚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

對策三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

如鄉貢法

唐取士之科由學館口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凡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于理體爲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

覆送之向書省既至省皆確名列到結款通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禮部試之今楊綰所上國子監舉人略如鄉貢法

明法委刑部考試

明法律學也

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

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以僕固瑒爲朔方行營節度使

吐蕃入

大震關陷蘭廓河都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

蘭廓秦渭

等州卽河西隴右之地也先已爲吐蕃所陷史因其入大震關而

嘗言之蘭州漢金城郡隋置蘭州因秦蘭山爲名廓州漢西平郡南界前涼以其地爲湟河郡後魏置洮河郡周建德五年取河南

地置廓州取廓之義爲名河州漢懷罕縣前涼張駿分置河州鄯州漢破羌允吾縣地唐平曾舉置鄯州洮州治漢洮陽城屬保定初置岷州秦廓洮縣地後魏大統十年置岷州以南有岷山名

秦州治成紀縣魏川因魏晉舊州名成州古西戎地後千畝戎姜氏居之又後爲白馬氏因漢爲武都郡晉爲仇池郡唐初改爲南秦州西魏改爲州唐州

治漢襄武縣後魏置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

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繒帛爲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可汗乃懷恩婿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既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亦閉城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御史大夫瑒將萬人屯榆

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祈縣

檢次祈皆漢古縣屬太原

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

等屯沁州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姓茹爲朔方將以功賜姓中使駱

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爲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

遣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我兒約爲兄弟

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也

唐人謂反背者爲兩面貞元以後錫南西

謀皆得世襲然陰附吐蕃世謂之兩面羌此其證也

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以纏頭綵

唐人宴集

實與者亦有纏頭賜馬柱市詩所謂舞舞錦纏頭者也

懷恩欲酬

之曰來日端午當更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謂

左右曰朝來責我又匿我馬將殺我也夜踰垣而走懷恩驚避以

其馬追還之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

考異曰實錄癸未懷恩所誅次

於汾州運糧不進蓋軍使駱奉仙以聞上以功高不之罪優詔慰勞之又曰懷恩願軍汾上監軍使駱奉仙因公宴言有所指懷恩

己萌二心肆口酬對奉仙不告而出乘傳上聞上以功高容之叱
奉仙出待懷恩如故懷恩懼奉仙谷不自安邪志日寤應二年河
朔既平詔太原節度辛雲京及僕固懷恩各以其軍送回紇還善
既出首關辛公率其輕兵先入太原懷恩怒其不告曰辛若有虞
于我也回紇至辛公館于城外致牛酒以犒之懷恩欲因回紇規
其城壁陰導回紇請觀佛寺辛公許之既入城見羅兵于諸街蕃
人大驚辟易而去

今從舊懷恩傳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

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
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
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以爲臣昨奉詔送可汗歸國傾竭家
貲俾之上道行至山北懷恩屯汾州謂太原之地爲山北雲京奉仙閉城不出祇
迎仍令潛行竊盜回紇怨怒亟欲縱兵臣力爲彌縫方得出塞雲
京奉仙恐臣先有奏論遂復妄稱設備與李抱玉共相組織臣靜
而思之其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臣男玢

爲同羅所虜得開亡歸臣斬之以令士眾二也

二事並見二百十八卷肅宗至德元

載

臣有二女遠嫁外夷爲國和親蕩平寇敵三也臣與男場不顧

死亡爲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節度使

謂田承嗣李寶臣李懷仙等

皆握疆兵

臣撫綏以安反側五也臣說諭回紇使赴急難天下旣平送之歸

國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惟富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

哉臣受恩深重夙夜思奉天顏但以來填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

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

唐人率謂召爲追觀考異所引諸家雜史可見

盡皆不

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豈惟羣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

且臣前後所奏駱奉仙辭情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

皆由同類比周蒙蔽聖聽竊聞四方遣人奏事陛下皆云與驃騎

議之

驃騎謂程元辰也

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稽留數月不還遠近益加疑

阻如臣朔方將士功效誠高爲先帝中興主人乃陛下蒙塵故吏
曾不別加優獎反信讒嫉之辭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詆毀弓
韋烏盡信非虛言陛下信其矯誣何殊指鹿爲馬陛下若斥逐邪
佞蠲削狐疑則窺邊之戎不足爲患倘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
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惟陛下圖之臣欲公然入朝
恐將士留沮今託巡晉絳於彼遷延乞陛下特遣一介至絳州問
臣臣卽與之同發九月壬戌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且察其去
就懷恩見遵慶抱其足號泣訴冤遵慶爲言聖恩優厚諷令入朝
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以爲不可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瑱不
復還矣明日懷恩見遵慶以懼死爲辭請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以
爲不可遵慶乃還御史大夫王翊使回紇還懷恩先與可汗往來

恐翊洩其事遂盟之吐蕃之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

聞冬十月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之遂爲之鄉導考異曰汾陽家

傳八月吐蕃次涇州遣威徽軍使高暉稟之戰敗執暉九月至

使獨實錄十月庚午吐蕃寇涇州辛未犯奉天武功按今邠州東

去涇州三程邠州南去奉天二程不應庚午寇邠州辛未已至奉

天蓋史官據奏到日書之耳段公家傳九月二十日吐蕃寇涇原

節度使高暉詳之十一月一日邠州節度使張縵琦棄城遁唐

本紀九月己丑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以城降因爲吐蕃鄉導十

月辛未犯京畿新本紀九月乙丑涇州刺史高暉叛期於吐蕃十

月庚午吐蕃陷邠州辛未寇奉天武功今日從實錄而不取其日

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辛未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

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開

廢日久
寶應元年八月郭子儀
自河東入朝遂留京師
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
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氏羌二十餘萬眾瀰漫數十里已
自司竹園度渭
鳳翔府盩厔縣有司竹園漢書王莽傳所謂霍鴻
負倚芒竹節此地也蘇軾曰盩厔有官竹園臨水

數十其不幾 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

兵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癸酉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

二千破吐蕃於盤屋之西乙亥吐蕃寇盤屋月將復與力戰兵盡

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所爲丙子出幸

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

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澠水

按唐禁苑包大明宮之北東距澠水
考雍錄長安志諸禁苑東面出澠

水無其門蓋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等十

王西迎吐蕃

琪元
宗子

遇子儀於開遠門內

開遠門長安城西
面北頭第一門

子儀叱

之獻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元帥廢

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琪越次言曰公何不言子儀責讓之以兵

援送行在丁丑車駕至華州官吏奔散無復供擬扈從將士不覓

東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
王珙見上於潼關上不之貴退至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誅之
乃賜死戊寅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
守禮之孫承宏爲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學士于可封等爲相
吐蕃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家遣
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於是六軍散者所在剽
掠士民避亂皆入山谷辛巳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
于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三輔黃圖曰御宿川在長安城南漢武
帝爲濯宮別館禁禦人不得往來遊觀
上宿其中故曰御宿程大昌曰御宿
川卽樊川在萬年縣南二十五里南入牛心谷未知所適行軍
判官中書舍人于延巳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六軍將士逃潰
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

蕃必遁遂速趨而進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
高昇得兵近千人延昌謂子儀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
若當大路事即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儀從之時
兵隊既多山谷東隘延延百餘里人不得速行子儀恐潰兵之在
商州者必相剽掠商州官吏不知己之將至必逃匿而人亂或生
他患至倒迴口遣延昌與夢從間道先往撫諭之二人乃踰絕澗
登七盤趨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京城奔商
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延昌與夢說之曰將軍身掌禁
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行將何歸今郭令公已至洛
南將軍若整頓士卒諭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收復長安此則將
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從二人之言禁軍士不復侵暴延昌遂

留軍中主約募以數騎往迎子儀子儀恐吐蕃逼乘輿雷軍七盤

杜佑曰七盤卽王莽所謂懸磈之固南當荆楚者出繞雷音言四面塞阨屈曲水回繞而雷今謂之七盤十二緯○緯音爭

三

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爲糧料使給軍食上賜子儀詔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在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上元元年醫謂北鄜坊節度使領鄜坊丹延四州治坊州○鄜音夫孝德卽日大舉南趨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眾歸國子儀使左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張知節以兵繼之全

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
殷仲卿運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爲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
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以自保既而其眾漸振至於千人子
儀未之知也仲卿探知官軍之勢益壯遂以其眾隸於子儀子儀
令仲卿西行與全緒相爲表裏仲卿遂帥二百餘騎爲遊奕直渡
澧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
數至矣虜以爲然稍稍引軍去全緒又使察軍舊將王甫入城陰

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於朱雀街吐蕃惶駭庚寅悉眾遁去

改正

通鑑原文以收商州黃宰及發武關防兵皆子儀之謀此從汾陽
家傳之文也今按舊唐書吐蕃傳則此謀全出於王延昌與李萼
作家傳者欲歸功於子儀故掩二人之美耳愚以爲子儀之功多
矣何必藉此一事以顯且謀雖出于延昌與萼而用其謀者子儀
是亦子儀之功也何必奪人之善以爲善乎
史貴直筆尤忌掩功故輒從舊傳爲之改正高暉聞之帥麾下三

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

考異曰新魚朝恩傳曰朝恩遣劉德信討

斬之今從實錄

壬辰詔以元載判元帥行軍司馬以第五琦爲京兆尹癸

巳以郭子儀爲西京留守甲午郭子儀發商州己亥以魚朝恩部

將皇甫溫爲陝州刺史周智光爲華州刺史

周智光以華州跋扈張本

驃

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程元振專權曰恣人畏之甚於李輔

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

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

至者中外皆切齒而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大戎犯

關度隴僭秦消掠邠潁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

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

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

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輸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之病

何繇至於此乎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故至於此必

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

言悉出諸宦官

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

時魚朝恩領神策軍

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

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不俊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十一月辛丑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時有射生將王撫自稱京兆尹聚眾二千餘

人署置官屬暴橫長安中壬寅郭子儀至澆水西郭子儀至澆水

近京城交撫按兵不出或謂子儀城不可入子儀不聽引三十騎徐進

使人傳呼召撫撫失據出迎拜伏子儀斬之考異曰實錄曰有武

少數百人集六街鼓于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懼乘夜而遁

汾陽家傳曰射生將王德諲而多方自稱亂史大夫領五百騎二

千步卒兼補官屬以謀作亂甲午公發商州冬十一月壬寅公次

澆水之右王撫知公之來也于城中擊列行陣戈矛皆林指揮其

開案甲不出人勸公必不可入公以三十騎徐進曾不少懼令

呼王撫撫應聲伏息合之從一府而潰那志曰郭公屯商州十二

月一日率諸軍五萬餘人出藍田去城百里而軍城中相傳言大

軍將至西或響焉三日馬家小兒張小君李酒蓋射生官王甫等

五百餘人夜半聚六街鼓入于子城雷擊天門街中仍分其眾建

旗諸門吐蕃以爲大軍夜半相率遁去小君使報郭公七日郭公

全備入於京師繁小君請蓋王甫等責之曰吾大軍未至汝設詐

以畏吐蕃叶藩知之也故焚燒宮闕從容而去豈不山汝乎命斬

之遂以破賊收城聞舊子儀傳曰全緒遣禁軍將王甫入長安

陰結豪傑爲內應一日齊擊鼓于朱雀街吐蕃軍惶駭而去又曰

射生將王撫自署爲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

之誅了儀權京城留守吐蕃傳吐蕃餘眾尙在城軍將王撫及御

史大夫王仲昇領兵自苑中入摧鼓大呼仲即之兵又入賊吐蕃皆奔走若知邪志所言是子儀殺撫而壞其功計子儀必不爲也子儀勳業今古誰高凌準作書多攻其短疑有宿嫌不可盡信今從汾陽家傳及子儀舊傳改正子儀舊傳及新傳皆言入長安結客爲內應擊鼓于朱雀街者禁軍舊將王甫也其自稱京兆尹暴橫長安中者射生將王樞也本是兩人而通鑑俱認爲王甫事此由吐蕃傳誤以擊鼓大呼者爲王樞郭志誤以子儀所誅者爲王甫故也吐蕃傳言撫不言甫郭志言甫不言撫兩相矛盾其誤可知新舊傳詳載而撫功罪撫甫官銜其爲實錄可知今改正 其兵盡散白孝德與邠甯節度使

張蘊琦將兵屯畿縣

京北府管二十縣萬年長安爲赤縣餘縣皆爲畿縣

子儀召之入城京

畿遂安

廣州市舶使宦官呂太一發兵作亂

唐置市舶使於廣州所以收商船之利

時以宦者爲之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

舊志廣州西至端州二百四十里

太一縱兵焚

掠官軍討平之

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

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

赴難轉鬪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眾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

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

戰講開懸門以待之

杜預曰懸門施於內城門按今邊城之門設扉以啟閉而懸門者設於門闕之外常懸而

不下寇至則下之以

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退之遂去居於

原會成渭之地

原州高平郡會州會常郡成州同谷郡皆隸河隴之勝以臨唐境

先是程元振

之未放也忌郭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師勸帝且都洛陽以

避蕃寇帝將從之子儀上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號稱天府右

控隴蜀左抱崑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地方

數千里帶甲十餘萬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

夏所及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後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及隋氏

之末煬帝南遷河洛邛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故能翦

除羣雄底定區宇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

鮮居東洛聞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眾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近因吐蕃凌逼蠻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沽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震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于委任失所豈秦地之罪哉況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寸椽中間畿內不滿十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嗅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哉矧其土地狹阨裁數百里雖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

策伏願時邁順動回轡上都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
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等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矣上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十二月丁亥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
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銜之 辛卯鄂州大風火
發江中焚船三千艘居人廬舍三千餘家 甲午上至長安郭子
儀率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罪上勞之曰安祿山
僭亂中原是卿克復昨朕蒙塵卿再復安皇祚今日天下乃卿與
我也泣下沾襟因以所乘馬九花虬賜之子儀辭讓上曰用卿不
早故及於此卿其無讓 附錄九花虬者范陽節度使李德山所貢
也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繫鬚真虬龍
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駭聽不敢用尊上嘗出獵不覺日暮顧左
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對曰四十里上遂加鞭速歸九花虬絳綬而

行若四五里而已
侍從奔驟無及者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

兵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爲

鄠縣築城使遂將其兵 乙未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

少傅竝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旣去

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金州卓英倩潛與往來上

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益愛之御史大

夫崔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奸惡上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

外使無閒然亦能臣也渙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

焉得爲和今千戈甫定品物思又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

目而怙權樹黨設法爲通鬻恩爲恕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之術

也臣所未喻上聞而默然載深恨之陰中渙以法貶道州刺史而

卒 吐蕃既去廣武王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丙申放之於華州 程元振既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京兆府擒之以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

松州交川郡以郡界有甘松嶺名州開元二十八年以維州之定廉置奉州雲山郡天寶八年徙治天保軍更曰天保郡是年改吐蕃至乾元元年割歸誠王董嘉俊以群衆歸始更名保州

又按天寶八年分定廉置雲山縣時蓋於縣新築二城也西川節

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其術爲

大臣所輕

神廣德二年春正月壬寅敕稱程元振變服潛行將圖不軌長流

溱州上念元振之功尋復令於江陵安置

溱州治秦鞏縣貞觀開山湖所置也

癸

卯合劔南東西川爲一道以黃門侍郎嚴武爲節度使

分劔南爲東西道見

二百二十卷 肅宗至德元載考異曰舊傳武爲京兆少尹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出爲緡州刺史遷西川節度使上皇諱兩川合爲一道拜武劍南節度使新傳武爲少尹坐虜瑄駐巴州刺史遷東川餘同舊傳俊思明阻兵河洛京兆少尹何勣之官此年始合東西川爲一道 上皇諱所合新舊傳皆誤 丙午遣檢校刑部尙書顏真卿宣慰朔方

行營上之在陝也顏真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上不許至是上命真卿說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賁之使之赴難彼猶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眾召之庸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羣臣皆言其枉陛下不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汾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父弟也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上方以懷恩爲憂召見抱真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眾云郭子儀已爲魚朝

恩所殺眾信之故爲其用耳陛下誠以子儀領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甲寅禮儀使杜鴻漸奏自今祀國丘方丘請以太

祖配祈穀以高祖配大雩以太宗配明堂以肅宗配從之

唐制冬至祀國

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嚴父之意也

乙卯立瑋王适爲皇太

子吐蕃之入長安也諸軍亡卒及鄉曲無賴子弟相聚爲盜吐

蕃既去猶竄伏南山子午等五谷

長安之南山西接岐州界東抵魏州界其谷之大各有五子午

谷斜谷駱谷藍田谷衛原谷也

所在爲患丁巳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谷

防禦使以討之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

僕固懷恩既不爲朝廷所用遂與河東都將李錫誠潛謀取太

原辛雲京覺之殺錫誠乘城設備懷恩使其子瑒將兵攻之雲京

出與戰場大敗而還遂引兵圍榆次

去年七月懷恩遣瑒屯榆次

上謂郭子儀

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

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

汾上謂汾陽時朔方軍多在焉

戊午以子儀爲關

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癸亥以劉晏爲太子賓客李峴爲詹

事竝罷政事晏坐與程元振交通故也故事宰臣不干政事堂邀

客白元載爲相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

待之及峴入政府令去其榻又元振獲罪峴有功焉由是爲宦官

所疾故與晏皆罷以右散騎常侍王縉爲黃門侍郎太常卿杜鴻

漸爲兵部侍郎竝同平章事

爲王縉黨附元載與之俱誅張本

丁卯以郭子儀

爲朔方節度大使二月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

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癸酉上朝

獻太清宮甲戌朝享太廟乙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僕固瑒圍

榆次旬餘不拔遣使急發祁縣兵李光逸盡與之

李光逸屯祁縣事始上年七月

士卒未食行不能前裨將白玉焦暉以鳴鏑射其後者軍士曰將
軍何乃射人玉曰今從人反終不免死死一也射之何傷至榆次
瑒賞其暉胡人曰我乘馬乃漢卒不行耳瑒捶漢卒皆怨怒曰
節度使黨胡人其夕焦暉白玉帥眾攻瑒殺之僕固懷恩聞之入
告其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
將如之何懷恩不對再拜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
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度河北走
自汾州西
度河投北 時朔方將渾釋之守靈州懷恩檄至云全軍歸鎮釋之
趣靈州 曰不然此必眾潰矣將拒之其甥張詠曰彼或翻然改圖以眾歸

眞何可不納也釋之疑未決懷恩行速先候者而至釋之不得已
納之張詔以其謀告懷恩懷恩以詔爲閒殺釋之而收其軍使詔
主之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尙負之安有忠於我哉他日以事杖之
折其脛置於彌峩城而死都虞候張維嶽在沁州聞懷恩去乘傳

至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郭子儀子儀使牙

官盧諒至汾州節鎮州府皆有牙官行官牙官給牙前驅使行官

官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考異曰汾陽家傳曰開

諭及還慈不且於己者好降於己者公誣殺之郭志曰郭公使牙

官盧諒之軍維嶽賂諒使信其言郭公以維嶽殺瑒聞詔褒之諸

將云云郭公乃理諒罪棒殺之今參考二書諒職名從郭志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

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
長安給侍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戊寅郭子儀

如汾州

考異曰賈彥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僕固瑒爲帳下張維

嶽所殺以其求歸郭子儀懷恩聞之棄臂脫身遁走北蕃

按朔方兵所以不附僕固氏者以子儀爲之帥也繼不在子儀領

朔方節度使之長亦當在領河東副元帥之後而實錄二年正月

丁卯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汾陽家傳二年正月子儀充河東副元

帥河中節度使於亥代宗三殿宴送二十六日發上都二月至河

中兼朔方節度大使成寅往汾州甲申還至河中郭志二年正月

二十日詔郭公加河中節度河東副元帥二十九日加朔方節度

二月僕固瑒率軍攻榆次逾旬不拔云云然則瑒

死決不在去年十二月今因子儀如汾州并言之懷恩之眾悉歸

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上

以李抱真言有驗遷殿中少監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

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

東都雷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

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其母姓李

氏有髮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

品光進性亦孝弟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竝開往來追歡極一

時之榮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遠險勞

賈

自安祿山作亂關洛路阻漕運汴江入漢抵梁洋故汴梁堙廢不治

三月己酉以太子賓客劉晏

爲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開汴水庚戌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

均節賦役聽便宐行舉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闕中斗米千

錢百姓按穗以給禁軍官廚無兼時之積晏乃以轉運爲己任疏

浚汴水以通漕又慮爲人牽制乃遣元載書曰晏自離闕以來驅

馬陝郊兒三門渠津遺蹟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

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節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

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晏雖不才敢悉力以荅所

知然運之利病各有四焉京師三輔百姓惟苦稅畝傷多若使江

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卽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毀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廩從此日多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轉納帝鄉先聲後實震耀夷夏其利三也帝王之盛八埏同軌今舟車旣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無遠不至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南陝凋殘東周尤盛迺立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戶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煙爨楯條淒慘獸遊鬼哭牛旣羸角輿亦說輻棧車輓漕亦不易致今於無人之境與此勞人之役其病一也河汴有故道不修則毀澱故每年正月發郡縣丁男塞長菱決阻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樹拓澤減木岸崩石役

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渾千里測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
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絕縣吏空拳奪攘姦宄窟
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問閭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二也東自
淮陰西臨蒲坂互二千里車戍相牽中軍昔鼎司元侯賤卒亦儀
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夾纜輓漕所至船到便留此非單車
使折柬書所能制遏其病四也雖小子畢其奔走之力亦中書詳
其利病之原載得書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自是每歲運
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推運漕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
遵其法度云 甲子盛王琦葬琦元宗子也 党項寇同州郭子儀使
開府儀同三司李國臣擊之曰虜得聞則出掠官軍至則逃入山
宜使羸師居前以誘之勁騎居後以覆之國臣與戰於澄城比澄城

春秋左傳北畝之地漢爲潁縣屬馬頰後魏爲潁城縣并置大破

遊城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九十里

之斬首捕虜千餘人夏五月癸丑初行五紀歷

望應元年六月

之一官進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融代宗以至德歷不與天合

詔司天臺官屬邪讖之等復用麟德元紀史立歲差增損遲疾交

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曆而上元七

歲貢孝弟力田無質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郭子儀以安

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

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

子儀時鎮河中表先罷

六月敕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乾元二年置耀德軍於河中子儀復請罷關內

副元帥不許僕固懷恩至靈武收合散亡其眾復振上厚撫其

家癸未下詔稱其勳勞著於帝室及於天下疑隙之端起自羣小

察其深衷本無它志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以河北既平朔方已

有所屬宜解河北副元帥朔方節度等使其太保兼中書令大常
郡王如故但當詣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 秋七月庚子稅天

下青苗錢以給百官俸

乾元以來天下用兵京師百僚俸錢減耗上即位推恩庶僚下盡公卿或言稅畝有

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意官稅下地青苗錢充百司課料宋白曰大歷五年五月詔京兆府應徵青苗地頭錢等承前青苗錢每畝徵十五文地頭錢每畝徵二十五文自今以後宜一切以青苗錢爲名每畝減五文徵三十五文隨徵夏稅時據數徵納八年每畝率十五文

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臨淮武穆王李光弼治軍嚴

整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眾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八月丙寅以王綽代光弼都統河西淮南山南東道諸行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會涇原奏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

萬眾將入寇

考異曰舊子儀傳云數十萬眾懷恩傳云誘吐蕃十萬眾按汾陽家傳實不過十萬

京師震駭

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

奉天縣屬京兆自日本醜泉縣地武后分置奉天縣以奉范履在京兆西北

百五十里

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

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

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辛巳子

儀發赴奉天 甲午加王縉東都留守 河中尹兼節度副使崔

高 考異曰五月已罷河中節度今

高 猶有副使者蓋言其前官也 發鎮兵西禦吐蕃爲法不一九

月丙申鎮兵作亂掠官府及居民終夕乃定 丙午加河東節度

使辛雲京同平章事 辛亥以郭子儀充北道邠甯涇原河西以

東通和吐蕃使以陳鄴澤潞節度使李抱玉充南道通和吐蕃使

子儀聞吐蕃逼邠州甲寅遣其子朔方兵馬使晞將兵萬人救之

己未劍南節度使嚴武破吐蕃七萬眾拔崑狗城

當狗城當白狗羌之路也

以名

關中蠶繭霖雨米斗千餘錢

僕固懷恩前軍至互祿郭

子儀使右兵馬使李國臣將兵為郭晞後繼晞遂與國臣及邠甯

節度使白孝德敗之於宜祿

考異曰實錄癸巳孝德敗吐蕃一千餘人於宜祿生擒蕃將數人案汾陽

家傳二十一日城先軍次宜祿然則前八日

冬十月懷恩引回紇

吐蕃至邠州白孝德郭晞閉城拒守

考異曰汾陽家傳晞與破吐蕃今從實錄舊子儀傳曰虜

寇邠州子儀在涇陽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拒之與白孝德閉城拒守案實錄及晞傳皆云晞拒懷恩破之子儀傳誤也

庚午嚴武拔吐蕃鹽川城

鹽川城在當狗城西北維州舊有鹽溪縣永徽初省入保州定廉縣

僕

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

曰虜深入我地利於速戰我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為怯必不戒乃

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眾心離矣敢言戰者斬辛未夜子儀誓

師曰明日有寇爾宜備之遂出兵數萬陳於乾陵之南軍中竊相

僞諂曰夜中出兵與鬼鬪邪壬申未明虜寇大至禩於乾陵之北長二十里眾始服子儀之先見虜始求戰不得野掠又無所獲糧食垂盡恐援兵四集則歸途不利故欲乘暗襲子儀之不備忽見大軍兩蕃大駭不敢戰懷恩又素隸子儀麾下知其所部將士必不爲己用而與子儀敵故亦不敢進戰遂相率而退子儀使裨將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之至麻亭而還虜還經邠州營於北原攻其東門不克明日橫陳於南原請戰郭晞等與之連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降其大將五人懷恩泣曰此等昔爲吾兒我教其射今反爲他人致死於我惜哉己酉虜涉涇而進或云奉天之守子儀有妙筭而通監略之邠州之戢郭晞有大功而通鑑遺之此皆史氏之疏也故雜錄汾陽家傳及邠志諸書補之

和政公主者肅宗之女章敬太后所生也性敏惠下嫁柳潭潭兄

澄妻卽楊貴妃姊所謂秦國夫人者也勢傾朝野公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己所生安祿山之陷京師姊甯國公主方整居主棄其三子奪潭馬以載甯國身與潭步行入蜀日進百里潭躬薪水主躬炊爨以奉甯國及至蜀值郭千仞謀反元宗御樓諭降千仞不從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死戰主親彀弓以助潭潭手斬賊五十級平之及肅宗有疾主侍疾勤勞詔賜之以田主以女弟寶章公主未有賜固辭不敢當肅宗嘗宴後庭令阿布思之妻衣綠衣爲優主諫曰布思誠逆人則妻不容近至尊若其無罪則不宜辱及其妻肅宗瞿然爲免出之自兵興以來財用耗竭主以貿易取奇贏以千萬助軍及肅宗崩主又盡其邑入以助山陵上卽位主屢陳人閒利病及國家盛衰事上察納焉吐蕃犯京師主避地

南奔至商於遇羣盜主諭以禍福盜皆稽顙願爲主奴上以主貧
詔諸節度餉億主一無所取親紉綻衣裳而服之諸子亦不令服
紉締及是吐蕃再入寇主方妊欲入宮進備邊計潭固止之主曰
君獨無兄乎遂入見內殿翌日免乳而薨 懷恩之南寇也河西

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柏文達曰河西銳卒盡於此矣

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反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

達遂將眾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

摧砂堡在原州西北靈武後周置建安縣後又置歷城郡

隋開皇三年廢郡十八年改建安爲廣潤仁壽九年又改曰靈武屬涇州

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

歸 宋白曰永壽縣屬邠州武德元年於永壽原置縣因原立名

使蕃渾二千騎夜襲文達大

破之士卒死者殆半文達將餘眾歸涼州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

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

不爲用志烈奔甘州爲沙陀所殺沙陀姓朱邪世居沙陀嶺因以

爲名

沙陀姓

十一月丁未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

士卒爲暴邠人暴惡子弟競以貨竄名軍伍中日羣行勾取於市

不謙輒奮擊折人手足惟破釜鬲甕糞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擢殺

孕婦人節度使白孝德患之以子儀故不敢言涇州刺史段秀實

自請補都虞候

虞候故候之職虞防虞也候候望也

孝德從之旣署一月晞軍士

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

梁上植市門

考異曰此出御宗元段太尉逸事狀段公家傳曰廣德二年正月白孝德授邠節度使七月大軍西還

邠有存涼又以邠土經寇未敢恃安乃謀頌軍奉天取給畿內時

台虞曠劫吏人潛竄軍士公行發關兼施捶訊闕里怨苦遠近彰

聞孝德知之力不能制公戲謂晞曰若使余爲虞候不令至是

行軍司馬王縷以其言敗於白孝德卽日以公爲都虞候兼權知
奉天縣事決旬而軍不犯禁逾月而路不拾遺永泰元年孝德奉
詔歸邠州表公進封張旅郡王北庭行軍邠節度使候詳實錄時

廣台直監甫

卷二百一十三

唐紀三十九

忠補覽

唐書爲在常侍宗元云尚書誤也又按實錄廣德二年十月吐蕃寇邠州孝德晦閉城拒守汾陽家傳其年九月公使陳國九與孝德議邊事於邠州則孝德不以晦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晦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邪副元帥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常侍出聽吾言晦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勦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爲暴行且致亂亂由常侍出入皆曰常侍倚副元帥不戢士罪且及副元帥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晦再拜曰公幸教晦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願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

唐制兵五人爲伍十

人爲伍十

秀實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

門下命持馬者去日日來還遂臥於軍中晡通夕不解衣戒候卒
擊柝衛秀實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患 五

谷防禦使傑景仙討南山羣盜連月不克上命李抱玉討之賊帥

高玉叢瀛抱玉遣兵馬使李崇客將四百騎自洋州入襲之於桃

號川大破之玉走成固

洋州古成固縣唐志洋州治興道縣即古成固地

庚申山南西道

節度使張獻誠擒玉獻之餘盜皆平 十二月乙丑加郭子儀尚

書令子儀以爲自太宗爲此官累聖不復置近皇太子亦嘗爲之

非微臣所宜當固辭不受還鎮河中 丙寅夜星隕如雨 是歲

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史言喪亂之後戶口減于承平

什七

上遣于闐王勝還國勝固請留宿衛以國授其弟

攝國自將兵入接見二百十九卷

上許之加勝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武都王 定

天下帖戶月收其稅

己未泰元年春正月癸巳朔改元赦天下 戊申加陳鄭澤潞節

度使李抱玉鳳翔隴右節度使以其從弟殿中少監抱真爲澤潞

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

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

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

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爲諸道最

張本 二月戊寅党項寇富平焚定陵殿

定陵中宗發也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几陵有殿

有殿後曰殿前曰殿 庚辰儀王璿薨

璿元宗子也 三月壬辰朔命左僕射裴冕右僕射郭英又等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頃

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銜口飽食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臣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互街陷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墜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唐虞有百揆曰揆度也以百事總百官所以謂百揆蓋言百官之事也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姑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顛顛獨恃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餓骨矣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潯鳳翔之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自可扼

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扉樓之資扉草充疲人貢

騎也

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

日乎上不能用 丙午以李抱玉同平章事鎮鳳翔如故 庚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杜鴻漸與盟於興唐寺上問郭子儀吐蕃

請盟何如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國不可守矣乃相繼

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之 是春不雨米斗千錢

夏四月丁丑命御史大夫王翊充諸道稅錢使河東道租庸鹽

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

之對曰臣白河東來冥閒所涉三百里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

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

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諝寬之子也 辛卯劾南節度使嚴武薨

武字季鷹神氣俊爽敏於見聞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父挺之愛其妾元英而薄其妻裴氏武年八歲詢問其故母曰汝父嫌我寢陋枕席數宵卽懷汝自後相棄語罷悽咽武亦憤惋俟父出元英方睡持小鐵槌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槌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而薄其妻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武三鎮劔南厚賦斂以窮奢侈或一言當意賞至百萬蜀雖號饒富爲之匱竭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房瑄以舊相且爲學主及出爲管内刺史武慢倨不爲禮父友杜甫與武最厚亦屢欲犯之其恣行暴厲如此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死母曰吾今始免爲官婢矣 五月癸丑以

右僕射郭英父爲劍南節度使

爲郭英父爲崔
肝所殺張本

畿內麥稔京兆

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

平盧節度使侯希逸鎮淄青好遊畋營塔寺軍州苦之兵馬使

李懷玉得眾心希逸忌之因事解其軍職希逸與巫宿於城外軍

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爲帥希逸奔滑州上表待罪詔赦之召還京

師秋七月壬辰以鄭王邈爲平盧淄青節度大使

邈皇
子也

以懷玉知

留後賜名正己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

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

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及

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

羈縻而已

以久旱遣近臣分錄囚徒

甲午以上女昇平公主

嫁郭子儀之子曖 太子母沈氏吳興人也安祿山之陷長安也

掠送洛陽宮上克洛陽見之未及迎歸長安會史思明再陷洛陽

遂失所在上卽位遣使散求之不獲己亥壽州崇善寺尼廣澄詐

稱太子母案驗乃故少陽院乳母也大明宮有少陽院太子居之鞭殺之 九

月庚寅朔置百高座於資聖西明兩寺據百高座百尺高座也唐會要資聖寺在崇仁坊本

長安無忌宅龍朔二年爲文德皇后資福立爲尼寺咸亨四年復爲新寺西明寺在延康坊本越國公楊素宅貞觀中賜漢王秦泰

死乃立講仁王經內出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首

樂鹵簿百官迎於光順門外從至寺 辛卯太白經天 僕固懷

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眾俱入寇令吐蕃大將

尚結悉贊摩馬重英等自北道趣奉天党項師任敷鄭庭郝德等

自東道趣同州吐谷渾奴刺之眾自西道趣整屋回紇繼吐蕃之

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行軍司馬趙復入奏曰虜皆
輸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鳳翔李抱玉滑濮李
光進邠甯白孝德鎮西馬璘河南郝庭玉淮西李忠臣各出兵以
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李忠臣方與諸將擊毬得詔
亟命治行諸將及監軍皆曰師行必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
可擇日而後救邪即日勒兵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丁酉死
於鳴沙考異曰舊懷恩傳曰懷恩引同統及朔方之眾驅進行至
鳴沙縣遇疾昇龕九月九日死於靈武案長歷九月庚寅
朔丁酉八日也唐歷邠志皆云九
月八日懷恩死於靈州今從實錄 大將張詔代領其眾別將徐瑣
玉殺之范志誠又殺瑣玉而領其眾懷恩拒命三年再引胡寇為
國大患上猶為之隱前後敕制未嘗言其反及聞其死憫然曰懷
恩不反為左右所誤耳吐蕃至邠州白孝德嬰城自守甲辰上命

宰相及諸司長官於西明寺行香設素饗秦樂是日吐蕃十萬眾
至奉天京城震恐朔方兵馬使渾瑊討擊使白元光先戍奉天虜
始列營瑊帥驍騎二百衝之身先士卒虜眾披靡瑊挾虜將一人
蹶馬而還從騎無中鋒鏑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氣始振乙巳吐蕃
進攻之虜死傷甚眾數日斂眾還營瑊夜引兵襲之殺千餘人前
後與虜戰二百餘合斬首五千級獲駝馬器械甚眾丙午罷百高
座講召郭子儀於河中使屯涇陽己酉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
進屯雲陽馬璘郝庭玉屯便橋李抱玉屯鳳翔丙侍略奉仙將軍
李日越屯盤屋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屯
坊州上自將六軍屯苑中庚戌下制親征辛亥魚朝恩請索城中
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阜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

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眾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上幸河中

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

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

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救

使反邪

唐人謂官
官為救使

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乘宗

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

考異曰新魚朝恩
傳云使國賜攻

州使虜夏陳溫誘恩殺昭河陽朝廷遣李忠臣討虜以霍文場監
之王景岑討夏王希造監之敗虜于萬泉生擒良高聯等引吐蕃
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勢克強竊以自高是時郭
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始之乘相州敗虜為詆譖肅宗
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謂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
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
慙乃勸帝往洛陽欲遊戎狄休白獠在庭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
虜犯節旬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衛折曰救使反邪今屯兵
足以扞寇何遽脅天子乘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
止李璣國史補曰代宗朝白僚立班良久閤門不開魚朝恩忽擁

口刃十餘人而出宣言曰西蕃頻犯邠斯欲幸中河以幸臣以下皆黃不知所對給事中劉不記其名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云云由此罷遷幸之議案倭固場或檢次不聞攻絳州高暉爲李日越所擒不聞爲劉德信所斬朝恩欲幸河中不聞欲幸洛既云頻犯邠斯必是吐蕃後入寇時也新書所云不知操何書今從國史補

自丙午至甲寅大雨不止故虜

不能進吐蕃移兵攻體泉党項西掠白水

白水縣漢粟邑之地後魏太和二年置白水縣

及白水郡隋廢郡存縣唐屬同州

東侵蒲津丁巳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所過

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於澄城北因逐北至

邠州宋白曰邠州漢上郡鞏陰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東秦州

孝昌二年又改爲北華光廢帝二年改爲邠州因邠時爲名

九域志邠州東至同州四百一十里添城縣在同州北九十里坊州漢渠授縣中郎書尉野野後魏屬邠州管內周天和七年

元皇帝作牧憲據於此置馬坊州高祖因置坊州

取馬坊爲名九域志坊州北至邠州一百一十里智光素與杜窵不協遂殺邠州刺史張麟阮冤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冬十月己未復講經於資聖寺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

與入寇辛酉至奉天

考異曰郭志曰八月懷恩以諸戎入寇九月

甲朝恩請擊回紇郭公曰我昔與回紇情契頗至今茲虜寇必將
有故者力籌而高之可不戰而下也郭恩流言謂郭公與懷恩爲
惡故幸諸軍列營渭上郭公章疏逾旬不達郭公請子在長安問
之使不將強弱以物議告郭公郭公開道入覲且以眾議聞上曰
無是即日令赴涇陽朝恩驚曰郭公眞長者吾比疑之誠小人也
遂定九月未至涇陽十月辛酉始至奉天丙寅剛涇陽丁卯子
儀已與之盟首尾覆七日豈容有章疏逾旬不達之事子儀爲元
帥與無敵對壘豈可棄軍入朝汾陽家傳此際亦無入朝事今不
取

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民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

子儀令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

涇陽之北原也

丁卯

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

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

牙將者牙

前將領統

元帥製兵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

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

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衛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郭晞扣馬諫曰彼虎狼也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渠吾父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我地侵逼畿縣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我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

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

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

上都長安也

令公復總兵於此懷

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

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

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彌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

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我爲

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然懷恩之子

可敦兄弟也願捨之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

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卻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

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

以酒沃地曰酌

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

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

亦隨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歸以二巫師從軍巫
言此行甚安隱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遣之糶
三千匹西長分以賞巫子儀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
去回紇遣其酋長石野那等六人人見天子藥葛羅帥眾追吐蕃
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漢鵝
船壽地天寶元年更名靈臺九域志靈臺縣在涇州東九斬首五
十里舊史破吐蕃處在靈臺縣西五十里地名赤山嶺萬級生擒萬餘人得所掠士女四千人獲駝馬牛羊三百里內不
絕丙子又破之於涇州東丁丑僕固懷恩將張休藏等降辛巳詔
罷親征京城解嚴時郝庭玉屯便橋魚朝恩聞其善陳欲觀其教
閱庭玉乃申號令鳴鼓角部分爲陳箕張翠舒午離午合坐作進
退其眾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之訓練耳

治戎若此豈有前敵邪庭王悽然而謝曰此非末校所長臨淮王之遺意也臨淮善御軍賞罰必當其功過每校旗之日軍士小不如令必斬之以徇由是人皆自效而赴陷馳突之際有心破膽裂者自臨淮薨逝以來無復校旗之事矣此安足當軍容之賞哉

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內侍魚朝恩監其軍英乂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尙未得與北軍齒

北軍北門六軍也

至是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

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

臣以千餘騎來降子儀使開府儀同三司慕容休貞以書諭党項
帥鄭庭郝德等皆詣鳳翔降 甲中周智光詣闕獻捷再宿歸鎮
智光負專殺之罪未治 謂殺張琦及杜
冤家屬之罪 上既遣而悔之 乙酉回
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資緡帛十萬匹府藏空竭
稅百官俸以給之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三

代宗永泰元年

唐紀三十九

无

唐紀三十九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二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行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四十

起永泰元年閏月盡大歷八年凡八年有奇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上

〔乙〕永泰元年閏十月乙巳郭子儀入朝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

弊戎落未安請以朔方軍糧使三原路嗣恭鎮之

軍糧使卽糧料使

河西

節度使楊志烈旣死請遣使巡撫河西及置涼甘肅瓜沙等州長

史上皆從之

丁未百官請納職田充軍糧

唐制一品職分田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

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品五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三頃皆給百畝內之地諸州都督都護親王府官二

品十二項三品十項四品八項五品七項六品五項七品四項八品三項九品二項五十畝鎮戍滿津岳瀆官五品五項六品三項折衝都尉六項中府五項五十畝下府及都將五項上府果毅都尉四項中府三項五十畝下府三項上府長史別將三項中府下府二項五十畝中府典軍五項五十畝副典軍四項千牛備身左右千牛備身三項折衝上府兵曹二項中府下府一項五十畝列軍校尉一項二十畝旅帥一項隊正副八十畝說王以下又有承業田百頃職事官一品六十頃郡王職事官從一品五十頃國公職事官從二品三十頃郡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五頃縣公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職事官從四品十二頃子職事官從五品八頃男職事官從五品五頃六品七品二項五十畝八品九品二項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飛騎尉八十畝雲騎武騎尉六十畝散官五品以上給同職事官 許之 戊申以戶部侍郎路

嗣恭爲朔方節度使嗣恭披荊棘立軍府威令大行 己酉郭子

儀還河中 初劍南節度使嚴武奏將軍崔旰爲利州刺史時蜀

中新亂山賊塞路旰討平之及武再鎮劍南過利州欲辟旰爲部

將以利非墮部旰難輒去乃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求旰

利州古甘泉也秦漢爲葭萌之地蜀漢爲漢壽縣晉爲甘泉梁爲黎州尋又改利州天寶爲益昌郡乾元復爲利州山南西道巡屬

也獻誠使旰移疾自解詣武武以爲漢州刺史使將兵擊吐番於

西山連拔其數城攘地數百里

漢州漢縣什方綿竹地唐垂拱立漢州天寶爲德陽郡乾元復爲

州武作七寶舉迎旰入成都以寵之武薨行軍司馬杜濟知軍府

事都知兵馬使郭英榦英乂之弟也與都虞候郭嘉琳共請英乂

爲節度使旰時爲西山都知兵馬使與所部共請大將王崇俊爲

節度使會朝廷已除英乂英乂由是銜之至成都數日卽誣崇俊

以罪而誅之召旰還成都旰辭以備吐蕃未可歸英乂愈怒絕其

餽餉以困之旰轉徙入深山英乂自將兵攻之聲言助旰拒守會

大雪山谷深數尺士馬凍死者甚眾旰出兵擊之英乂大敗收餘

唐紀四十一
思補樓

兵纔及千人而還英又爲政嚴暴驕奢不恤士卒眾心離怨元宗之難蜀也以所居行宮爲道士觀仍鑄金爲眞容置之正室其後節度使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又愛其竹樹茂美奏爲軍營久居之其眞容圖畫悉遭毀壞旣宣言英又反不然何以除毀眞容自居其處於是帥所部五千餘人襲成都辛巳戰於城西英又大敗

旣遂入成都屠英父家英又單騎奔簡州

宋白曰簡州在漢牛鞞縣地稱仁壽三年分益

州之陽安平泉資州之資陽

益簡州州有賴簡池因名普州刺史韓澄殺英又送首於旣

耶牙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巖

宋白曰耶州漢廣平縣梁

武陵王紀置耶州取南界耶來山爲名瀘州漢江陽縣梁置瀘州取瀘水爲名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界置安州西魏爲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爲劍州取錫關爲名各舉兵討旣蜀中大亂旣衛州人也 斂民貲作

浮屠供

干一月王縉請減諸道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洛陽宮從

之華原令顧繇上言元軌子伯和等招權受賄十二月戊戌繇

坐流錦州

宋白曰唐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陽縣地并開山洞置錦州舊志錦州至京師三千五百里附經是歲有漁人夜

釣於蓮山之下其釣爲物所掣不能出漁者因泅水探之有大鐵鎖盤繞山足循之不知其極遂告刺史李湯湯令能水者數十人下擊之莫能動加以牛十餘頭鎮乃稍稍就岸漸窮其末鑿如山積莫能窮也累日後乃盡鎖尾得一環狀如猿白首長鬚雪牙金爪高五丈許目若電光顧視閃錐觀者奔走歌復徐徐引鎖入水入莫知其何物至元和九年李公佐得古獄書讀之知禹所囚淮渦水神也名巫支祁善應對能辨江淮之淺深原陸之遠近力險九象疾若飄風搏擊騰蹙波涌如山禹乃鎮之山下淮流始安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

學校不可遂廢

永泰二年春正月乙酉制曰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空設諸生蓋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今寓縣又甯文武竝用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

與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
爲教義方恐干戈之後學校尙微僻處遠方無所咨稟負經來學
宜集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立補國子學
生 丙戌以戶部尙書劉晏爲都畿河南淮南江南湖南荆南山
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侍郎第五琦爲京畿關內河東
劍南山南西道轉運常平鑄錢鹽鐵等使分理天下財賦 周智
光至華州益騎橫召之不至上命杜冕從張獻誠於山南以避之
智光遣兵於商山邀之不獲智光自知罪重乃聚亡命無賴子弟
眾至數萬縱其剽掠以悅其心擅留關中所漕米二萬斛藩鎮貢
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 二月丁亥朔釋奠於國子監命宰相

帥常參官

常參官常朝日常計朝參者也唐制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雖常參

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
元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新行
五日一朝
元六參官宏文崇文館
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其文
試官職事
九品以上及二王後則朝
朝望而已
魚朝恩帥六軍
諸將往聽

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
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爲
文僅能執筆
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
人莫敢與之抗
辛卯命有司修國子監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
乃請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

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
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
煩多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
宰相先定其可否
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

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

郎官者尚書省曹二十四司
郎官御史者御史臺三院御史

今使

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
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
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
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
務爲此而使天

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
爲辭以塞諫爭之路臣竊爲
陛下惜

之太宗著司門式云

唐式三十三篇以尚書省諸卿及秘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府太僕少府及監門宿衛司帳

爲其

蕭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

唐制門籍流內記官附姓

名流外記年滿狀說月一易其籍非遷解不除無門籍者無得關

碍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

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

史昭曰暗鳴語暗啞不明

卒成幸蜀之禍陵

夷至於今日天下之做盡萃於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其所從來

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尙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立致而李輔

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可直言又大開三司不安反側使

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嗚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

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

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而塞絕忠諫乎且人主大開

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
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
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豈知其有所懼而不敢進哉是林甫復起
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訟宰相輒奏事者則托以他
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
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之未
貶峽州別駕峽州夷陵郡在京師東南一千四百八十八里己亥命大理少卿楊濟修

好於吐蕃

壬子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劍

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

以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馬璘兼邠

甯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三使都虞候

卒有能

三使四鎮一也北庭二也邠甯三也

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

考異曰舊傳作能引二十四弓今從段公別傳

犯盜當死璘欲生

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白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璘由是在邠甯聲稱殊美 癸丑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兼

劍南東川節度使邛州刺史柏茂琳爲邛南防禦使

邛南邛水以南也邛水出

嚴道邛嶽山入青衣江

又以崔旰爲茂州刺史充西山防禦使從杜鴻漸之

請也

鴻漸之意蓋欲柔服崔旰以圖免禍故未出京師卽有此請使旰聞之不以兵拒已耳非有深謀也

三月癸未

獻誠與旰旰戰於梓州獻誠軍敗僅以身免旰旰皆爲旰所奪

夏五月河西節度使楊休明徙鎮沙州

涼州論陷故也

六月丁未日重

輪是夜月又重輪

秋七月洛水溢漂溺居人廬舍二十拉

八

月國子監成丁亥釋奠

記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攷之鄭注凡學四時皆有釋奠釋奠

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記又曰始立學者既饗器用幣然後俎不舞不授器注云俎菜禮輕也釋奠則舞則授器司馬之廉司兵司戈司盾躬視授舞者互也周禮大司馬入學之菜黍稷釋奠無文說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南齊武帝時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禮文又有藉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時從論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大倫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梁及北齊車駕視學者親釋奠唐春秋釋奠三獻皆以學官太宗貞觀十四年親釋奠於國學

元宗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

覆餗以譏宰相

易曰鼎折足覆餗公餗言三公鼎足承君苟非其人則折足而覆亂美實陳鼎實也

王縉怒

元載怡然

考吳曰是時王縉留守東都而得預此會者按實錄明年二月郭子儀入朝詔元載王縉宴於其第然則雖守

東都有時

朝京師也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杜鴻漸至而

境聞張獻誠敗而懼使人先達意於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喜進至成都見旰但接以溫恭無一言責其干紀州

府事悉以委旰又數薦之於朝因請以節制讓旰以柏茂琳楊子琳李昌巖各爲本州刺史上不得已從之壬寅以旰爲成都尹西

川節度行軍司馬

崔旰遂據有西川

京兆尹黎幹自南山引澗水穿漕

渠入長安功竟不成甲辰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

書舍人京兆常袞上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

五帝名學曰成均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

成均尋復其舊不宜以宦者爲之不聽丁未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京兆

尹黎幹詣媚朝恩朝恩每入監幹必備數百人之餼以餉之未幾

李勉代幹爲京兆朝恩將入監府吏先期以故事請勉曰勉忝爲

京兆軍容若惠顧府廷敢不具蔬饌今軍容判國子監事勉候太

學軍容宜厚具主禮我何餉焉朝恩聞而銜之遂不復至太學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詣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共

直精錢二十四萬上又爲老子浮屠解禱事以祈福常袞上言以爲今諸道貢獻皆淫侈不急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卻之爰今軍旅未甯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及賞賚比邱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賦天下之福甯有量哉上不聽

第五琦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天歷悉停什一稅法 十二月癸卯周智光殺陝州監軍張志斌智光素與陝州刺史皇甫湜不協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曰僕固懷恩不反正由汝輩激之我亦不反今日爲汝反矣叱下斬之燔食其肉朝士舉選人畏智光之暴多自同州竊過智光遣將將兵邀之於路死者甚眾戊申詔加智光

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特告身授之智光慢罵曰智光有大
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材若
益以陝虢商鄆坊五州庶猶可耳因歷數大臣過失且曰此去長
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令
諸侯惟周智光能之元仙股慄郭子儀屢請討智光上不許郭

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羞於是士卒皆
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以隴右行軍司馬陳

少遊爲桂管觀察使

桂管領桂昭賀富藤梧潘白廉備欽備忠融柳貴十七州到峒曰廿管十五州在廣州西

桂昭富梧蒙賓潯鬱林平琴賓澄緜象柳融

少遊博州人也爲吏彊敏而好賄善結權

貴以是得進既得桂州惡其道遠多瘴癘欲規求近鎮時宦官董
秀掌樞密

是後遂以中官爲樞密使

少遊乃徇其里候歸沐入謁因鄙語諂謂

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家累甚重歲用常過百萬少遊曰審如是奉入不足支數且少遊雖不才請衛供七郎之費歲獻五萬緡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遊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還曰公美才不宐遠出請從容旬日冀竭蹶分時少遊又納賄於元載子仲武內外引薦數日改宣歙觀察使是歲故右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卒甫字子美審言之孫也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於長安天寶十三載元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

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逃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舉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何忍棄之會安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及貶爲華州功曹時關輔饑亂穀食踊貴甫孺弱餓死者數人乃棄官去客成州同谷縣負薪採椹以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厚甫乃結廬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栽花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武或過之有時不冠而出見甫性褻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目視曰嚴音根又音節嚴挺之乃有是兒武暴猛外若不爲忤內實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

策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者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乃獨殺
彝武卒崔旰楊子琳亂蜀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未維舟
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窟居耒陽嘗遊嶽祠大水遽至涉
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
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
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
測也數經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憊弱情不忘君人憐其
忠

元稹曰唐興學官大振能文者互出然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
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

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自有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也

行大歷二年春正月丁巳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大將渾

瑊李懷光軍於渭上智光麾下聞之皆有離心己未智光大將李

漢惠自同州帥所部降於子儀壬戌叱智光豐州刺史

宋白日潼州漢零陽

縣地吳立天門郡隋置松州尋改豐州州在澧水之陽故名舊志州在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二里甲子華州牙

將姚懷李延俊殺智光以其首來獻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以

收華州爲名帥所部兵大掠白葦關至赤水

水經註渭水東過關縣北又東與赤水合

九域志華州鄰縣有赤水鎮二百里開財帛殆盡官吏有衣紙或數日不食者

己巳置潼關鎮兵二千人壬申分劔南置東川觀察使鎮遂州

合東西川見上

卷廣德二年

二月丙戌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

等五種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上禮重郭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郭曖嘗與昇平公主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悲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使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之不疑不聲不作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夏四月庚子命宰相及內侍監魚朝恩

與吐蕃盟於興唐寺 杜鴻漸請入朝奏事以崔旰知西川渭後

考異曰舊鴻漸傳云鴻漸傳旰旰同入魏甯傳云鴻漸請旰旰行軍司馬仍旰名鴻漸旰遂授帝西川節度使至十四年始入朝實錄亦無旰鴻漸入朝事鴻漸傳誤也 六月甲戌鴻漸來自成都廣爲貢獻因盛陳

利害薦旰才堪委任上亦務姑息乃畱鴻漸復知政事秋七月丙寅以旰爲西川節度使杜濟爲東川節度使旰厚斂以賂權貴元

載擢旰弟寬至御史中丞寬兄番至給事中鴻漸以使蜀無恙飯

僧千人 丁卯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

冥福上母吳后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毀曲江及

華清宮館以給之長安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前有流水館曲謂之曲江此地

秦爲宜春苑隴州在漢爲樂遊園開元疏鑿遂爲陂塢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江則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

紅霞映可愛華清宮見紅霞映可愛華清宮見二百十五卷天寶六載 費逾萬億衛州進士高郢上書略曰先

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固無甯以百姓爲木捨人就

寺何福之爲比者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頷憂在艱食若遂

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言平實禹卑宮室盡力溝洫

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陛下若節用愛

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眾踵梁武之風乎又上書略曰古

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
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
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既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利天
下今乃迴正道於內心求微助於外物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
大猷臣竊爲陛下惜之皆寢不報

考異曰鄂集前書八月二十五日
後書九月十二日上今因造

寺終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

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等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
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
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
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
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

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
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權貴京畿良田美利多歸僧
寺雖藏奸宿亂醜穢萬端而上信心不易乃敕天下無得筮曳僧
尼由是益無忌憚造金閣寺於五臺山鑄銅塗金爲瓦所費鉅億
緡給中書符牒令五臺僧數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營之載等每
侍上從容多談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
政刑日紊矣 八月庚辰鳳翔等道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李抱
玉入朝固讓僕射言辭確至上許之癸丑又讓鳳翔節度使不許
九月吐蕃眾數萬圍靈州遊騎至潘原宣祿

潘原本古陰鹽縣
天寶元年更名潘

原屬 澤州 詔郭子儀自河中帥甲士三萬鎮涇陽京師戒嚴甲子子儀

移鎮奉天

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十七日吐蕃至涇西二十七日
詔統精卒一萬與馬磷合攻之今從實錄實錄甲寅施

志州乙卯寇立謀蓋
據奏到日今從唐歷

乙丑晝有大流星出於午沒於亥 山獠

陷桂州逐刺史李良

是秋河東河南淮南浙江東西福建等道

五十五州奏水災

冬十月戊寅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

靈州城下

考黑曰唐歷九月吐蕃劉靈武戊申嗣恭破吐蕃乘長歷戊申九月一日也今從實錄

斬首二千

餘級吐蕃引去

十一月壬申京師地震自東北來其聲如雷

十二月庚辰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以爲魚朝恩素惡子

儀疑其使之子儀自奉天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子儀見上上語及

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今日及此乃

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是歲復以鎮西爲安西

改鎮西見二百二十卷肅

宗至德
元載

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以倉部郎中歸崇敬充弔祭

冊立使行至海中波濤迅急舟船壞漏祿咸驚懼謀以單舸獨載

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遂巡之閒風濤頓息舉舟皆免先是使外國者多齎金帛貿易所無崇敬囊橐惟衣衾而已東夷傳其清德

大歷三年春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贈建甯王伋爲齊王 二月癸巳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尋討平之 甲午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於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庚子以後官獨孤氏爲貴妃 三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戊寅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以疾舉從父弟右羽林將軍獻恭自代上許之 壬寅西川節

度使崔旰入朝

初上遣中使徵李泌於衡山

泌歸衡山見二百二十卷至德二載

既至復賜金紫

泌從肅宗於靈武已賜金紫既歸衡山反其初服今復賜之

爲之作書院於蓬

萊殿側

蓬萊殿在紫宸殿北蓬萊殿北有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

上時衣汗衫躡履過之

汗衫

之常服也今通賈賤皆服之惟天子以黃爲別次數子曰燕朝裘冕有白紗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奠高祖與項羽

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貴賤通服

自給舍以上

給舍者謂給事中中書舍人皆唐正五品官也

及方鎮除

拜軍國大事皆與之議又使魚朝恩於白花屯爲泌作外院使與

親舊相見上欲以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泌固辭

考異曰郭氏家傳曰因辭

以讓元載案載時已爲相何讓之有又曰到山四歲而二聖登遐代宗踐祚命中人手詔驛騎徵先公於衡岳先是半年前先公夜

遇盜三人爲其所拉而投之於懸澗及日出乃寤下藉樹葉丈餘都無所傷遂縱攀蘿而出不敢至舊居山中人初以爲仙去及中

貞將至先公大懼沐浴更衣以俟命乃代宗踐祚之徵也疑盜爲

索后輔臣所遣亦竟不知其由案元肅登遐泌雖在山林豈容全

不知如家傳所云是代宗纔立即召泌也頃經幸陝

上曰機務之

泌豈得全無一言召泌必在幸陝之後李繁誤記耳

煩不得晨夕相見誠不若且居密近何必暑救然後爲宰相邇後因端午王公妃主各獻服玩上謂泌曰先生何獨無所獻對曰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賜所餘惟一身耳何以爲獻上曰朕所求正在此耳泌曰臣身非陛下有誰則有之上曰先帝欲以宰相屈卿而不能得自今既獻其身當惟朕所爲不爲卿有矣泌曰陛下欲使臣何爲上曰朕欲卿食酒肉有室家受祿位爲俗人泌泣曰臣絕粒二十餘年陛下何必使臣墮其志乎上曰泣復何益卿在九重之中欲何之乃命中使爲泌葬二親又爲泌娶盧氏女爲妻

考異曰鄧侯家傳云永泰元年端午上令泌食肉結婚案下云可正師滿恩履置紫宸上欲使內人護燈燭泌曰臣六七年在此又曰况新婚婚上即位至永泰繼四年耳又云因此得誘元載遂因魚朝恩事排出之然則結婚與朝恩謀不相遠今盡因

追贈承天言之資費皆出縣官賜第於光福坊令泌數日宿第中數日宿

蓬萊院上與泌語及齊王俠欲厚加褒贈泌請用岐辭故事贈太

子岐王範贈惠文太子薛王業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

興之業岐辭豈有此功乎竭誠忠孝乃為讒人所害卿使尙存朕

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我夙志乙卯制追諡俠曰承天皇

帝遣使迎喪於彭原至城門喪輜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耶卿

往察之以白朕意且俠當日艱難定策之心惟卿知之耳泌乃為

挽辭二章追述俠志使挽士唱之泌因進酌類音輜乃行庚申葬

於順陵王民觀者莫不為之流涕順陵在咸陽癸亥地震 崔

旰之夙朝也以弟寬為雷後瀘州刺史楊子琳帥精騎數千乘虛

突入成都朝廷聞之加旰檢校工部尙書賜名甯考異曰舊傳旰

軍司馬即改名遺還鎮 六月壬辰幽州兵馬使朱希彩經略副

信今從實錄

使昌平朱泚

昌平本漢軍郡縣後魏更名昌平縣唐屬幽州

泚弟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

希彩自稱留後閏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遣將兵討希彩爲

希彩所敗朝廷不得已宥之庚申以王縉領盧龍節度使丁卯以

希彩領幽州留後 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甯妾任

氏繫驍果出家財數十萬募兵得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考異曰寶

鑑五月子琳襲康成都劄日詔甯還成都七月壬申又云子琳寇成都遂據其城甯弟夏破之蓋五月奏據城七月奏破之成功雖因任氏奏時須著寬名故也 子琳走 乙亥王縉如幽州朱希彩盛兵嚴備以

逆之縉晏然而行希彩迎謁甚恭縉度終不能制勞軍旬餘日而

還 回紇可敦卒庚辰以右散騎常侍蕭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

昕曰我於唐有大功唐奈何失信市我馬不時歸其直旰曰回紇

之功唐已報之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遍

我郊畿及懷恩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我唐不忘前功加

惠而縱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慚厚

禮而歸之 丙戌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

釋氏孟蘭盆經目連比邱見其亡母在餓鬼中

目連白佛言七月望日當爲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佛然後受食夢華錄曰中元賞其器絳衣以竹牀三腳如盤窩狀謂之孟蘭盆插冥財衣服在上焚之釋氏要覽曰梵云孟蘭此云救倒懸益陸游曰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

織竹作盆登於紙錢盛以一竹焚之謂之孟蘭盆

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旛上百官迎謁

於廣順門

闕木大明宮圖光順門在紫宸門之西光順門內則明義殿承歡殿

自是歲以爲常 是

月五星聚於東井

八月壬戌吐蕃十萬眾寇靈武丁卯吐蕃尙

贊摩二萬眾寇邠州京師戒嚴邠甯節度使馬璘擊破之 庚午

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辛雲京薨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餘如故

雲京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疆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爲務性

沈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亦如之故三軍整肅 九

月壬申命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以備吐蕃 丁丑濟王瓌薨

袁元宗子也 壬午朔方騎將白元光擊吐蕃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

蕃二萬眾於靈武 考異曰寶劍戍郭子儀奏靈州破吐蕃六萬餘眾百餘人賀京師解嚴蓋即壬辰白元光所

破也千儀合前後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將

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五千太多乃將

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吐蕃定秦堡 臨洮洮州吐蕃志吞秦土故築堡於洮州以定秦爲

名 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種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戊戌京師解嚴 潁州刺史李帖以事忤滑亳節度使令孤彰彰

使節度判官姚爽按行潁州因代帖領州事且曰帖不受代即殺

之帖知之因激怒將士使殺爽與爽同死者百餘人帖走依河南

節度使田神功於汴州冬十月乙巳彰表言其狀帖亦上表自理

上命給事中賀若察往按之

考異曰實錄十月乙巳潁州刺史李帖殺本道節度使令孤彰以聞帖亦抗表上聞初帖以

公務爲彰所怒因遣吏巡按境內使通知潁州事帖聞之遂與視吏潛謀詐爲吏書將爲安使書士遺於路中潁州守將得之懼乃與帖同謀殺吏詔給事中賀若察使於潁按覆唐歷曰十月潁州將士怒殺亳州判官魏爽初令孤彰怒潁州刺史李帖因遣吏代之且告之曰若帖不受替即殺之帖覺之以告將吏怒而殺爽并弟統紀作滑毫州判官統爽又曰彰表先至遣給事中賀若察往滑州宣詔決李帖配流夷州尋賜自盡今姓名從實錄統紀事則參取諸書

丁卯郭子儀自奉天入朝十一月丁亥以幽州留後朱

希彩爲節度使郭子儀還河中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

四鎮兵屯邠甯力不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

中無事之地方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

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及運金帛

以助之諸將皆以爲然十二月己酉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以邠

甯慶三州隸朔方

朔方兵分屯邠蒲始此考實曰實錄己酉以吐蕃寇犯西偏增修鎮守乃以邠甯節度馬璘

涇州仍爲涇原節度使以邠甯慶等州隸朔方汾陽家傳四年五月詔集兵於邠邠六月公自河中遣一萬兵二十八日公如邠州舊子儀傳時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甯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涇原節度使邠志初吐蕃既退請俟入覲是時馬璘西以四鎮兼邠甯李公軍澤潞以防秋軍璘丞相元公載使人諷諸將使責己曰今四部多學中外未甯公執國柄有年矣安危大計一無所聞如之何載曰非所及也他日又言且曰君非曠職乎載茫然曰安危繫於大臣非獨宰臣也先王作兵置之四境所以禦戎狄也今內地無虞朔方兵在河中澤潞軍在盤屋遊軍何寇不遠京室王畿之外豈假是邠必令損益須自此始故曰非所及也郭李曰宰臣但隨之載曰今若徙四鎮於涇朔方於邠澤潞於岐則內地無虞三邊有爲三賢之意何如三公曰惟所指揮旣而相謂曰我曹旣爲所冊得無行乎十二月詔馬公兼領涇原尋以鄭元賁之李公兼領山南猶以澤潞資之郭公兼領邠甯亦以河中資之三將皆如詔朔方軍自此大徙於邠郭公雖連統數道軍之精甲悉聚邠府其它子弟分居蒲靈各置守將以專其令蒲之餘卒稍遷於邠十年之間無遺甲衣段公別傳曰馬公朝於京師以公掌軍事馬公懇奏請

以邠甯慶三州讓嗣元帥子儀令以朔方河中之軍填之白帥四
鎮北庭之眾遷赴涇州將以拓西境代宗壯而許之十二月二日
朝廷以馬公爲涇原節度使蓋三年立
此議至四年子儀始遷邠今參取諸書
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
段秀實知邠州留後初四鎮北庭兵遠赴中原之難

事見二百上
九卷至五元

久羈旅數遷徙四鎮歷汴號鳳翔北庭歷懷絳鄜然後至邠頗

積勞弊及徙涇州眾皆怨誹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

羣刀

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

旦警嚴者將旦嚴鼓以警眾也
周禮詳之發响今人謂之擗點

前夕

有告之者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
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秀實欲討之而亂迹未露恐軍中

疑其冤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謀作亂中夕火果起

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白請

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

言者刑遂徙于涇 癸亥西川破吐蕃萬餘眾 平盧行軍司馬

許杲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 濠州治鐘離漢當塗縣地隋改濠州因濠

水而 淮南節度使崔圓令副使元城張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卽

提卒去止當塗 此當塗縣宋屬太平州本漢丹楊縣地按漢書地理志當塗屬九江郡晉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

私人過江者立當塗僑縣遂爲實土 是歲上召萬福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討

杲萬福至州杲懼移軍上元 按上元楚之金陵秦之秣陵吳之建業江左之建康晉分秣陵置臨江縣

太康初又改爲江甯至肅宗上元二年更今名屬昇州 又北至楚州大掠 許杲旣去濠州南渡江而屯當塗及

張萬福至臨門逼之又移上元 淮南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

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擁兵繼掠循淮而東萬

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什二三元甫將厚賞將士萬福曰官健常

虛費衣糧無所事 兵邊既分縣官費衣糧以養軍上謂之官健猶官所養健兒由業唐六典爲士之外天下諸

軍有健兒舊健兒在市皆有年限更來往頗爲勞弊開元十五年
敕以天下無虞宜與人休息自今已後諸軍須量開劇利害置兵
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長
在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同者聽
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永無徵發之役
此當時言兵農已分之利而養兵之害卒不可救以至於今
今方
立小功不足過賞請用三分之一上下詔褒美 前監察御史天
水權皋卒皋字士餘以進士補貝州臨清尉安祿山籍其才名表
爲蔚縣尉署從事皋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
潛去又慮禍及老母天寶十四載祿山使皋獻戎俘自京師反過
福昌福昌尉仲蕃皋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西召
蕃至皋佯瘖瞠蕃而瞑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乃逸阜而葬其
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皋母母聞皋死以爲信然也慟哭傷
行路祿山遂不疑許其母歸皋乃微服匿迹候于淇門奉母晝夜

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聞天下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從梟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元宗在蜀聞而寤之除監察御史曾丁母憂家於洪州時南北隔絕或踰歲不聞詔命有中使奉敕至洪州多所求取州縣苦之時有王蓮爲南昌令將執按之因見梟商其事梟不言久之垂涕曰方今何由可致一敕使而遽有此言因掩涕而起蓮遽拜謝之浙西觀察使顏真卿表梟爲行軍司馬詔徵爲起居舍人皆不應曰吾潔身亂世以全我志欲持足受名邪自中原喪亂士君子多挈家渡江知名之士如李華柳識韓洄王定皆仰梟德而與之友洄定評梟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能分天下善惡者惟梟一人而已至是卒年四十六洄等行哭爲制朋友之服

配大歷四年春正月丙子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
載恐其相締密使子儀車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
聽吏亦告諸將將士請衷甲以從者三百人杜預曰衷甲謂在衣中子儀曰
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
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迎之驚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請告且
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捧手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壬午流李岫於夷州 甲申望月有食之 乙酉郭子儀還河中

辛卯賜李岫死 二月壬寅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

隸神策軍從魚朝恩之請也 楊子琳既敗還瀘州招聚亡命得

數千人沿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水

注涪州之西有黃葛峽山高險絕無人居意卽此峽也按杜甫詩有黃草峽西船不歸之句注云黃草峽在涪州之西子琳

子琳

悉擒之擊守仙於忠州守仙僅以身免子琳遂殺夔州別駕張忠

據其城荆南節度使衛伯玉欲結以爲援以夔州許之

夔州州爲南道屬

之請于朝陽曲人劉昌裔

舊志前漢陽曲縣唐析州定襄縣卽其地也後漢移陽曲縣于太原界乃于陽

曲古城置定襄縣而太原之陽曲隋開皇六年改爲陽直十

六年又改爲邪陽恐陽曲之名也武德七年復改爲陽曲琳遣使詣闕請罪子琳從之乙巳以子琳爲峽州團練使

夔州夷變鄂

丙辰夜京師地震有聲如雷者三 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

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夏五月辛卯冊爲崇

徽公主嫁回紇可汗壬辰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祠部郎中

虞鄉董晉爲判官

虞鄉漢解縣後魏分置虞鄉縣貞觀十七年省解縣并入虞鄉二十年復置解縣而省虞鄉天

授二年後分解縣置虞鄉縣屬河中府宋白曰後魏太和九年于

今虞鄉縣西十三里置南解縣周明帝廢南解以虞鄉縣屬後化

郡今縣西三十四里後化故城是也寶定四年改後化爲虞鄉縣

周末置解縣于今虞鄉縣東于解縣西五十里別置虞鄉縣今邑

是也六月丁酉公主辭行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曰唐約我爲市馬

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晉晉曰吾

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

資

言不計其生死皆償馬直也

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甯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

不敢有意大國 戊申王縉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 辛酉郭

子儀自河中遷于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

中靈州軍士久冢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郢

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眾心乃定 百四月連雨至秋八月京

城米斗八百錢 九月吐蕃寇靈州丁丑朔方留後常謙光擊破

之 河東兵馬使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驕蹇以王縉書生易之

多違約束縉受詔發兵詣鹽州防秋

鹽州漢五原郡地隋置鹽州治五原縣今州南抵慶州馬

嶺縣北界即漢馬嶺縣地

遣無縱奉璋將步騎三千赴之奉璋逗遛不進無縱

託他事遁入太原城縉悉擒斬之并其黨七人諸將悍戾者殆盡

軍府始安 冬十月常謙光奏吐蕃寇鳴沙首尾四十里

鳴沙縣屬靈州

本漢富平縣地郭子儀遣兵馬使渾瑊將銳兵五千救靈州子儀自將進

至慶州聞吐蕃退乃還 十一月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以

疾辭位壬申許之乙亥薨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遣令爲塔以葬

丙子以左僕射裴冕同平章事初元載爲新平尉

新平漢上郡之白土縣後漢獻

帝置新平郡至于後魏縣名猶不改西魏置幽州隋開皇四年改曰新平縣因郡以名縣也唐爲邠州治所宋白曰新平漢漆縣地漢建安中分扶風置新平郡姚萇之亂屠廢不立後魏于今縣西南置白土縣屬新平郡隋開皇四年改白土縣爲新平縣唐武德

以新平縣爲
幽州治所 冕嘗薦之故載皋以爲相亦利其老病易制受命之

際踏舞什地載趨而扶之代爲謝辭十二月戊戌冕薨冕雖無學術然守識通明果于臨事當時號爲忠勤性本侈靡好尙車服及營珍膳旣爲宰相又掌兵權畱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益窮奢麗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水陸之珍人多不知其名自創巾子其狀新奇人爭效之號僕射也

庚大歷五年春正月己巳羌酋白對蓬等各帥部落內屬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左監門衛大將軍兼神策軍使內侍監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上常與議軍國事勢傾朝野朝恩好於廣座恣談時政陵侮宰相元載雖彊辯亦拱默不敢應朝恩又謀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於都堂厲聲曰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

旱不時屯軍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
避賢路默默尙可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獨禮部郎中相里造
跽坐從之因曰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乃屯軍十萬以致國
用不足百司皆無稍食皆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

朝恩大怒拂衣而去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都知兵馬使王駕鶴皆

有寵於朝恩希暹說朝恩於北軍置獄

左右神策軍左右羽林軍左右龍武軍皆謂之北軍

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取服籍沒其

家貲入軍并分賞告捕者地在禁密人莫敢言朝恩每奏事以必

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豫者輒怒曰天下事不由我者邪上聞

之由是不憚朝恩養子令徽尙幼爲內給使衣緣

唐制內給使無常員屬內侍省

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與同列忿爭歸告朝恩朝恩明日見上曰
掌諸門進物出物之歷

臣子官卑爲僭號所陵乞賜之紫衣上未應有司已執紫衣於前令徽服之拜謝上強笑曰兒服紫大宜稱心愈不平元載測知上指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亦知天下其怨怒遂令載爲方略朝恩每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其黨陝州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故朝恩陰謀密語上一一聞之而朝恩不之覺也辛卯載爲上謀徙李抱玉爲

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溫爲鳳翔節度使外重其權實內溫以自助

也載又請割鄆虢寶雞鄂鄆屋隸抱玉漢志右扶風有鄆城二縣及晉省虢縣存隸縣後魏

於虢縣地置武都郡西魏置洛邑縣後周置朔州尋改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改洛邑縣爲虢縣後魏又於都縣置平陽周城二

縣西魏改平陽爲鄆城後周廢入周城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周城曰渭濱大業二年改曰鄆縣唐志二縣皆屬鳳翔府 興平

武功天興扶風隸神策軍興平舊日始平景龍元年更名金朝恩

唐紀四十一 三十一 興平隸樓

喜於得地殊不以載爲虞驕橫如故 壬辰加河南尹張延賞爲

東京留守罷河南等道副元帥以其兵屬留守延賞嘉貞之子也

二月戊戌李抱玉徙鎮盩厔

徙屯盩厔以兼統山南

軍士憤怒大掠鳳翔

坊市數日乃定

劉希暹頗覺上意異以告魚朝恩朝恩始疑懼

然上每見之恩禮益隆朝恩亦以此自安皇甫湜至京師元載聞

之未遣因與湜及周皓密謀誅朝恩

考異曰邠志五年春詔以寒食召郭公豐年令節思與大

臣爲樂時欲誅朝恩因於郭公朔方一軍有社稷勞宜以功卒數千人入朝朕因宴賞得以相議一月郭公以組甲三千人人觀魚朝恩請公遊章敬寺公許之丞相元公意其相得使諷邠吏請公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公曰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郭公將行十之夷軍請從者三百人願備非常郭公恐曰我大臣也被非有密旨安敢害吾等天子之命爾等何爲獨與節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何事請之省公以所問對曰恐勞思慮耳軍容撫留捧手嗚咽雪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案汾陽家傳子儀五月入朝七月至邠州或是四年正月入朝時事於時未有誅朝恩之謀今不取家傳又曰三月公上言魚朝恩潛

結周智光爲外應久掌禁兵既定計謀自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

若不早以爲勸作矣亦不取

既定計謀自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

禍三月癸酉寒食

荆楚歲時記冬至後一百四日一百五日一百

介子殺俱亡文公復囑子殺無所爲作鸛蛇之歌而昆文公未之
不肖出乃婦左右木子殺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
得舉火及周書魏武明詔令陸澄郭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
于子推琴操所云子殺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昔因流
俗所傳案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然則書詞類氏仲春
以太澤徇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
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上置酒宴賔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
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

罷朝恩將還營上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朝恩自辯語頗悖慢皓

與左右擒而縊殺之

考異曰實錄是日初罷朝恩觀軍容等使
更加實封留于禁中朝恩既奉詔知負罪乃

自縊又曰載遺腹心京兆尹崔昭等候朝恩出處會寒食宴近臣
朝恩人講有詔留之朝恩乃懼言頗悖屏上以舊恩矜貸不加嚴
刑朝恩遂自縊新傳曰載用左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
皇甫湜周皓案實錄去年十二月乙卯孟暉爲京兆尹今年三月
辛卯爲左常侍未嘗言崔昭爲京兆也奉詔自縊
殆非其實新傳云周皓與左右擒縊之今從之

外無知者上下

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葬丁丑加劉希暹王鶻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丙戌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竝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己丑罷度支使及關內等道轉運常平鹽鐵使其度支事委宰相領之救皇甫溫還鎮于陝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古今莫及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載心忌之乃曰太學英才所聚宜得名儒以師之而以朝恩判監事寔爲庶汙衣冠乃奏以綰爲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奪之權也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寶以賂載載乃引浩代綰爲吏部侍郎浩越

州人也載有丈人自宣州來

丈人舊老之稱蓋父執也

從載求官載度其人不足

任事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

書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大怒不得已試謁院僚

院僚使院判僚屬也

官聞有藏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留

數日辭去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夏四月庚子湖南兵馬

使臧玠殺觀察使崔權澧州刺史楊子琳起兵討之取賂而還

子

琳自睦州

涇原節度使馬璘屢訴本鎮荒殘無以贍軍上諷李

抱玉以鄭穎二州讓之乙巳以璘兼鄭穎節度使己未有彗星

出于五車長三丈庚申王縉自太原入朝五月己卯有彗星

出于北方癸未以左羽林大將軍辛京杲爲湖南觀察使荆

南節度使衛伯玉遭母喪六月戊戌以殿中監王昂代之伯玉諷

大將楊鉢等拒昂留己甲寅詔起復伯玉鎮荊南如故 己未以

彗星滅降死罪流以下原之 秋七月京畿饑饉唐以京兆同華米商那岐為京畿

斗千錢 劉希暹內常自疑有不遜語王駕鶴以聞九月辛未賜

希暹死 吐蕃寇永壽永壽縣屬邠州古幽地漢為漆縣唐武德分新平置永壽 冬十一月

郭子儀入朝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

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言

泌常與親故宴於北軍與魚朝恩親善立知其謀上曰北軍泌之

故吏也李泌從肅宗自靈武至鳳翔軍謀大事泌皆預決故言北軍將校皆其故吏 故朕使之就見親

故朝恩之誅泌亦預謀卿勿以為疑載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

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降卿於魏少

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

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大歷六年春二月壬寅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兼澤潞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

於扶文縣互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道岷隴俱下

言蕃兵入
寇分道向

岷隴二臣保固汧隴則不救梁岷進兵扶文則寇逼關輔首尾不

瞻進退無從願更擇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許之

音坻

底

郭子儀還邠州 嶺南蠻酋梁崇牽自稱平南十道大都統

據容州

容州治普寧縣漢合浦縣地因州西有容山而名

與西原蠻張瑛夏永等連兵攻

陷城邑前容管經略使元結等皆寄治蒼梧

容管領嶺南等州在桂
湯濠嚴古等州在桂

管西南武德四年分嶺
州之蒼梧蒙靜置梧州

朝廷乃以朗州刺史王翊爲容州刺史容

管經略使翊至藤州言於眾曰吾爲容州刺史豈可寄治他所必

得容乃止乃以私財募兵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馳詣廣州見節

度使李勉請兵以復容州嶺南節度使治廣州兼統五管故詣之諸兵勉以爲難樹曰

大夫如未暇出兵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干兵爲援冀藉聲勢亦

可成功勉從之翊乃與義州刺史陳仁權宋白曰義州卽漢蒼梧郡永業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義州天寶改爲連城縣乾元後爲義州藤州刺史李曉庭等結盟討

賊藤州治潯津縣樹募得三千餘人被賊數萬眾攻容州拔之擒

梁崇牽前後大小百餘戰盡復容州故地分命諸將襲西原蠻新書

西原蠻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北案復鬱林等諸州先是番禺賊

帥馮崇道番禺漢縣唐帶廣州番禺山在州東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因以名縣桂州叛將朱濟時皆

據險爲亂陷十餘州官軍討之連年不克李勉遣其將李觀與翊

并力攻討悉斬之三月五嶺皆平先是督廣者無不貪暴海舶至

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舶勉
在廣累年器用車服一無增飾及代還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
貯犀象諸珍異投之江中蕭然襤被而歸 河北旱米斗千錢

夏四月己未澧州刺史楊子琳入朝上優接之賜名餼 庚申以

典內董秀爲內常侍

唐百官志太子內坊局令從五品下勅內坊隸東宮開元三十七年詳內侍省爲局改典

內已令置丞掌坊事及導客內常侍正五品下

戊寅藍田西原地陷 吐蕃請和庚辰

遣御史大夫吳損使於吐蕃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奏

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

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下少良頌珽御史臺獄御史奏少良頌

珽凶險比周離間君臣五月戊申敕付京兆皆杖死 秋七月丙

午元載奏凡別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

從之時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爲有司所駭故有此奏 八月

乙卯淮南節度使韋元甫薨時詔和州刺史張萬福以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西京萬福詣揚州交所領兵會元甫薨軍中皆欲得萬福爲帥監軍使亦請以萬福節度淮南萬福曰我非徼幸人也勿以此相待遂去之 丁卯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將兵二千屯奉

天防秋

秋高馬肥吐蕃數入寇唐歲調關東之兵屯京西以防之謂之防秋

上益厭元載所爲思

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丙子內出制書以瀾西

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九月吐蕃

下青石嶺軍於那城

青石嶺在原州西那城卽漢朝那故城在原州化石川

郭子儀使人諭

之明日引退 是歲以尚書右丞韓滉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自兵

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滉爲人廉勤精

於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御下嚴急更不敢欺亦值年歲豐穰邊境無寇自是倉庫蓄積始充澆休之子也

拜大歷七年春正月甲辰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

唐鴻臚寺在朱雀街西第二街

北來第一坊又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

北即西內宮城

朱雀門長安城西面中朱雀門宮城南門也

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清潭

諭之乃止 三月鄆子儀入朝丙午還邠州 夏四月吐蕃五千

騎至靈州尋退 五月乙酉大雨雹大風拔木乙未以旱赦天下

減膳撤樂 秋七月癸巳回紇又擅出鴻臚寺逐長安令邵說至

含光門街

西內宮城之外爲皇城南面三門西爲含光門

奪其馬說乘他馬而去弗敢爭

盧龍節度使朱希彩既得位悻慢朝廷殘虐將卒孔目官李懷

瑗因眾怒伺閒殺之眾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營於城北其弟

滔將牙內兵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

眾皆從之泚遂權知閫後遣使言狀冬十月辛未以泚檢校左

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

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

以淮南旱免租庸三之二

十一月庚辰以蕃戎入寇巴南屢多征役免巴蓬渠集壁充通關

八州二歲租廬 十二月丙寅雨土辛未置永平軍於滑州

孫大曆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相州刺史薛嵩薨子平年十二

將士脅以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譏其叔父粵夜奉父喪逃歸鄉里

壬午制以粵知雷後 二月壬申永平節度使令狐彰薨彰承滑

亳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甯時蕃鎮率皆跋扈獨彰貢賦未

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饋皆不受所過

秋豪不犯疾急召掌書記高陽齊映

高陽漢縣屬家鄉德屬滑州

與謀後事映

勳彰請代人遣子歸私第彰從之遺表稱昔魚朝恩破史朝議欲掠滑州臣不聽由是有隙及朝恩誅值臣寢疾以是未得入朝生死愧負臣今必不起倉庫畜牧先已封繕軍中將士州縣官吏案堵待命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彰薨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三月丙子以李勉爲永平節度使 吏部侍郎徐浩辭

皆元載王縉之黨浩妾弟侯莫陳怵

怵音夫

爲美原尉

咸亨二年分富平華原及

同州之蒲城以故土門尉遷美原縣

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優

奏優者言驛驛往來供給

車馬薪芻糧用皆無闕乏優于餘驛也

又屬邑擬長安尉怵參臺御史大夫李栖筠

問其優狀怵色動不能對乃自言其情栖筠乃劾奏其重敕禮部侍郎萬年于劭等按之劾奏怵罪在赦前應原除上怒夏五月乙

西貶浩明州別駕欽州刺史丙戌貶濟杭州刺史劾桂州長史

朝廷稍肅

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里欽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杭州京師東府三千五百五十六里桂州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五十里考異曰實錄云庚莫陳忠爲美原尉

舊李栖筠傳云華原尉莫陳忠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又曰栖筠勸奏請等上依違未決羈月餘上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罷此天之所以警戒下明聖由是感悟生德者皆於謫自此朝制益振百廢肅然案己丑月乃蝕於時未也今不取

栖筠之爲御史大夫方

挺無所屈故事賜百官宴于曲江教坊倡優雜侍栖筠以身任風

憲獨不往臺中遂以爲法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爲天下士

所歸重不敢稱名姓但呼爲賀皇公

栖筠封賀皇子

辛卯鄭王遊襄贈

諡昭靖太子

進上天子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

十縑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

回紇待道繼至者常不絕於鴻臚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秋

七月辛丑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其用車千餘乘 八月己未

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踐秋稼而去

考異曰汾陽家傳八月吐蕃五千騎至靈武南之七級渠公遣

溫餽雅從政等連兵救之九月大破之今從實錄

辛未幽州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將五

千精騎詣涇州防秋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滔至上大喜

勞賜甚厚 壬申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互市 九

月壬午循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據嶺南反 癸

未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

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筐中棄

於野京兆以聞止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

唐于右銀臺門置客省或四方奏計未遣者上

請言事者及四夷使客未報者皆館于其中常數百人及支廩給之其言圍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

罷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先是兵與凡要州皆權署團練刺史元

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刺史之出必借團練以擾民故模指切言之而其言大率刺譏載云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爲安史父子立祠堂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令內侍孫知古因奉使諷令毀之冬十月甲辰加承嗣同平章事以褒之 魏州破土

蕃萬餘眾吐蕃眾十萬寇涇邠郭子儀遣朔方兵馬使渾瑊將步

騎五千拒之庚申戰于宜祿

宋白曰宜祿本漢鴈陂縣地後魏熙平二年分鴈陂縣置東於盤縣縣帝

元年以縣南臨宜祿川改爲宜祿縣九域志宜祿在邠州西六十里

瑊登黃萑原

黃萑草名蓋其地多黃萑草因以名

原○備首倍

望虞命據險布拒馬以備其馳突宿將史抗溫儒雅等意

輕瑊不用其命瑊召使擊虜則已醉矣見拒馬曰野戰烏用此爲命撤之叱騎兵衝虜陳不能入而反虜躡而乘之官軍大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居民爲吐蕃所掠千餘人甲子馬璘與吐蕃戰于鹽

倉又敗

度使馬公襲之郭公使其將渾瑊率步騎五千爲之犄角

十八日帥登黃原望見吐蕃瑊急引其眾前隊乘險仍設拒馬槍以退瑊突之勢史抗溫儒雅等宿將五六人任氣自負輕侮部將道酒高使人召之至則皆醉矣見拒馬槍曰野地見賊須擊設此何爲命去之戎眾既陳抗等叱馬軍使馳賊及回自衛其軍吐蕃驕背而入我帥大敗卒之不死者什二三汾陽家傳十月吐蕃四節度歷涇川過蘭川南于渭河合軍公遣渾瑊等前後相接以待之二十四日大破于長武城我師敗瑊等突出乃免唐歷十八日吐蕃寇邠州瑊與戰于宜祿官軍大敗二十二日馬燧出兵擊之又敗二十七自己巳瑊遣軍斬吐蕃營破之二十八日庚午詔追諸道兵屯西郊十一月一日吐蕃退段公別傳曰八年冬十月二十二日大戎入寇人戰于曠倉我軍與朔方兵馬使兩城之眾併力齊攻防秋諸軍望賊而起于是我師不利今日從郭志唐歷段公家傳事從

實傳兼采諸書

璘爲虜所隔連暮未還涇原兵馬使焦令諶

等與敗卒爭門而入或勸行軍司馬段秀實乘城拒守秀實曰大

帥未知所在當前擊虜豈得苟自全乎召令諶等惶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

大將麾下皆死諸君忘其死邪令諶等惶懼拜請命秀實乃發城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二十四 唐紀四十

三十一

田補樓

中兵未戰者悉出陳于東原且收散兵爲將力戰狀吐蕃畏之稍
卻旣夜璘乃得還郭子儀召諸將謀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
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策可以雪恥莫對渾瑊曰敗軍
之將不當復預議然願一言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
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旣破官軍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
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犄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括地志曰
秦州清水縣有秦亭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百城卽涇州靈
素谷非子所封地也渾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於潘原
殺數千人虜遂遁去令諶在軍中雖有戰功而性貪暴取涇人田
自占數十頃給與農人曰熟且歸我半歲大旱田無收農人以告
令諶令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時秀實兼營出

官農以告秀實秀實判狀辭甚哀使人諭令諶令諶怒召出者曰
吾畏段秀實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
秀實庭中秀實大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而裂裳裹創手
注善藥旦夕自哺田者然後食取己所乘馬市穀代償勿使知軍
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令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豬人
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汝不知
欲令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做天灾犯
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殺使其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令諶
聞言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乙
丑以江西觀察使路嗣恭討哥舒晃時吐蕃數爲寇朝議以爲
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爲守元載嘗爲西州刺

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乃言於上曰今國家西境極於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閒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美醫壘存焉比者吐蕃毀其垣墉棄而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壕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直平涼在其東

唐原州治古高平當隴道之要漢光武取隴右先擊高峻而後可以蹙陳霸赫連勃勃據高平乘高以窺隴東亦北得以竊成興滅要害之地也平涼縣屬原州西南即隴山之六盤嶺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每歲盛夏吐蕃畜

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閒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

子儀軍戍涇州爲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

原州西南有木峽關州境又有石門關

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狀之密遣人出隴山商度

功用會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

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爲後楊炎

復議城原

有司以回紇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

州張本

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上不許十一月戊子命市
六千匹 是歲有大鳥見武功肉翅狐首四足有爪爪長四尺三
寸毛赤如蝙蝠羣鳥隨而噪之神策將張白芬射之以獻

資治通鑑補

代宗大曆八年

是年四月

三月

思通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四終